

經部

周禮詳解卷三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詰起吉反令力正反

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又況刑禁之設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犯又從而刑

之不幾於罔民者乎先王於大司寇正月之吉既使垂刑象之法以使有目者皆見又狥以木鐸使有耳者皆聞則人宜知所避矣然猶以為始和布刑止於邦國都鄙與萬民而已而未及於四方邦國也又設布憲之官使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此所以名官謂之布憲也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則四方雖遠又孰有不見聞而知者乎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所以致其義禁以止之所以致其仁故有刑必有禁亦期民之無犯而已先王懼四方之遠不能悉知則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又烏可緩哉詩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蓋四國以六服之內言之也四方以六服之外言之也先有以扞蔽而定其內然後為之宣布其政教達之於外故言四方以別四國也周官正月之吉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則止於六服之內而已布憲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則及於六服之外也此

正與詩先言四國而後言四方同意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非特邦國而已四方之遠則以威讓文誥為主故謂之誥也達於四海則四方之遠極於四海又見其遠之至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者謂邦有大事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之也發之以為警戒之謂號令之以為法守之謂令揚子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布憲於合衆庶而號令亦欲其無犯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攘七羊反

殺戮者上所以誅惡也故掌戮之官掌之斬殺誅戮皆上之施刑於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在所禁

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掌司斬殺戮者謂非以法斬殺戮者司之以告而後誅之也於文反后為司后以執要而致簡則致詳而盡察者有司之事故司有察意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血者陰之傷也有司宜告而不以告攘獄者遏訟者事之大者宜至於獄事之小者宜至於訟者有司宜受而反攘却遏止之如此則姦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欝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告而誅之是所以佐善良扶窮弱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正征同撟居表

反

以刑教中則民不䖍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為終始而已逆理而害治者謂之亂恃强而虐物者謂之暴力正見傳亂則敗類暴則害物力正則以横逆而加人凡此皆下之難制者也述事為言答問曰語言語以信為主作言語而不信則誣僞以惑衆凡此皆下之難知者也政之不明也以下之難知政之不行也以下之難制上之所誅於是為急故以告而誅之誅庶民如此則自上可知矣凡國聚衆庶則非合衆庶也若祭祀旬後之屬是已有犯禁者則戮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狥衆以示戒也奚謂女之繫於人者隷謂男之隷於人者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有犯命者則從而戮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欜音託轚音計

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故公劉之詩始曰于時廬旅終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遂人皆治野之道路而野廬氏必掌達其道路則凡以輔成遂人之事而已而司險又掌達其道路者蓋司險所達非特王畿之道路而已凡九州山林川澤之阻者也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遺人所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所謂息也井所以共飲食樹所以為蕃蔽野廬氏則巡而比之也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則野廬氏達國之道路比及野之道路宿息者所以為先王之制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先王之時涂地皆有人以為之守有賓客則令其人聚而擊柝所以待暴客也相翔者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則有欲集而為寇盗之意故誅之所以禦姦也凡道路之舟

車轚互者謂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轚觸相差互則為之序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辟行人使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之辟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横行謂不由其道徑踰謂不由橋亦所以防穿窬之盜也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國之大事則若大祭祀大賓客之類其事在國中者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較其人之數所以防怠也掌凡道禁則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已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也修閭氏所禁者在國之道也前言國之大事則在國中而已此言邦之大師則通國野焉令埽道路則所以致潔也幾禁行作不時者謂不夙則莫不物者謂衣服操持異常也幾微察之禁以止之皆所以防姦故

也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蜡清預反骴似賜反令力呈反蠲古玄反縣音懸

蜡氏掌除骴而與蜡同字者盖蜡祭百物昔之羽鸁鱗毛介物畢致焉則蜡祭所致者神也蜡氏掌凡骴禁則蜡氏所治者形也神寓於形則為生神離於形則為死物之生則形與神分為二以形為神之逆旅

則彼之形神雖分為二而昔嘗合而為一矣此治其形者所以與致其神者同謂之蜡也掌除骴者人物之死其骨曰骴月令曰掩骼埋骴盖精神者天之分也骨骸者地之分也精神與形各歸其根則骨骸在所掩埋而藏亦歸於地而已蜡氏掌骴為是故也非特如此形合於神則為神奇而人之所親神離於形則為腐臭而人之所惡獨不見豚子之食於死母者乎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則蜡氏除骴亦以人之所惡者在是故也凡國人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者盖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意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可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除不蠲所以致潔也任人謂司圜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也凶服則子見齊衰者之類也郊特牲言祭之日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汎埽反道亦謂此也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者蓋大師以危事行凶器則在所慎者客則致其齊欽如承神故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置楬而埋書其日月馬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則欲令其識取之也掌凡國之骴禁則凡物之骨皆掌其禁而除之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澮古外反令力呈反阱在性反擭胡化反苑于阮反

雍者和之至和至而過則壅塞而不通故雍又為壅塞之雍雍氏掌隄防以止水所以名官謂之雍氏也

水十里相冓則謂之溝水之大竇則謂之瀆水之所會謂之澮水決於此謂之池溝瀆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亦所以息爭止訟也故雍氏掌其禁凡害於國稼者謂害國及稼也不言野而言稼蓋野之禁惟稼而已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穿地為穴以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地謂之擭春令為阱擭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也春令為溝瀆則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民如此利則收成之時為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杜擭阱井也故塞之擭機也故杜之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苑囿也沈者猷也依山以為苑是使民得以專其利非善政也害之及於物者衆非仁政也此雍氏所以禁之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萍音平

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蓋萍之為物能勝酒又不沈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掌國之水禁者蓋水雖有潤澤灌溉之利而犯之則濡溺之則死民之迷愚至有決性命之情以爭尋常之利而不顧患害者往往蹈而死焉先王豈忍坐視而恬不為之恤哉故水之險惡能害人之所與夫不時入水而捕魚鱉者一切禁之是乃所以為仁政之周也萍氏則掌其禁而已幾酒謹酒者蜀黍為酒非以為禍也酒之流生禍焉故以禮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先王於為酒器每每致戒焉又沈飲酒用酒之際可不為之幾謹乎微而察之謂之幾制使勿縱謂之謹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周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

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成王之於酒致嚴如此而晩周之君臣乃至於沉湎淫泆

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沉溺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使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漏刻之早晩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也掌夜時者一日一夜凡有十二時夏則日長而夜極短冬則日短而夜極長春為陽中秋為陰中則晝夜分焉司寤氏司察夜事故所掌者夜時而已晝事無預焉以星分夜者星昰乎夜以日入而見以日出而沒以星分之則夜之或長或短或中而分皆可定而無差矣夜士則主行夜徼候者也夜禁則所以止夜之行遊者

也司寤氏於夜士夜禁則詔之使知也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自始至夜半曰宵宵者陰盛而陽衰之時也日出為旦晨則昧爽之前而日未旦之時傳云云御之而使去者禦也止使勿為者禁也則禁甚於禦以晨為近旦人將向明而作之時故但禦之而已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為未遠而君子之趨朝者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為可知矣宜乎詩人因以譏之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烜音毁夫方符反齍音資墳扶云反燎力召反中音仲竁昌絹反

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然爟與烜皆火而司爟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於秋官祭祀必取明水火者以物言之則得陰陽之潔氣也以道言之則潔而清明乃可以承祭祀也夫遂陽遂也鑒方諸也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是也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陰陽者其氣也方圜者其體也火至陽之氣而陽為圜故取之必以陽遂水至陰之氣而陰為方故取之必以方諸以陽名陽以陰名陰各以其類也然陽遂又謂之夫遂者蓋遂以金為之火金夫也金火婦也以金得火夫應婦而至也方諸又謂之鑒者蓋鑒亦以金為之金水母也水金子也以金得水以母鑒子而子應也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者明齍以明水為齍也明燭以明火為燭也共明水者共之以

為玄酒以滌粢盛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墳燭火燭也設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則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而軍旅修火禁者大衆所聚宜致懼故也屋誅謂與家受誅也竁謂壙以埋其尸也明竁蓋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用梏馬司烜掌明竁則屋誅夜葬故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條音滌趨七須反辟婢亦反轘戶患反

條如條枚之條謂條理也狼犾狼之狼謂狼扈也先王立官掌條理道路之狼扈也以王與賔客之出入宜致肅焉故也鞭所以草人而使其事執鞭所以為威趨辟謂趨而辟也趨則走而致肅辟則所以使人避也條狼氏所以衛上者如此也條狼氏以下士六人為之而其徒有六人則帥其徒以趨辟與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同意然朝士所主者朝之事在士而條狼氏所掌者在道路而已王出入八人夾道則以八人之為數右不合六戻右者也左不合九戻左者也於王趨辟者取其左右戻而有別故用八人焉自公而下則各降殺以兩故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尊卑之辨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執鞭以趨辟所以衛上也於誓而執鞭趨於前所以制下也然誓之所掌如此特於軍旅之時故也方誓用於軍旅之時羣吏聽誓於陣前條狼氏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者欲其聽誓故也必使條狼主誓以

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誓右曰殺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曰車轘者為馭誓其屬也車之進止主於馭助車之進止者在於右則馭之為事尤重於右也故誓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蓋以車轘裂之則其罪非止於殺故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關謂通之使聞敢不關則於軍旅之事無所聞也大夫雖不掌軍政於事當預聞而已其屬又豈有敢不聞者哉故誓之事曰敢不關誓之刑曰鞭五百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又曰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況軍旅於國事又為大者乎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㮫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

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比毗志反粥音育令力呈反

里門謂之閭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内外先王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官曰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㯹者宿謂守衛互謂行馬㯹謂擊柝以待暴客修閭氏則校比之而已然所比者止於國中若郊野則弗預也與其國粥謂待而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閭氏比之而比其追胥者謂逐同盜賊者於比宿互㯹亦因而比其數既比其人數則勤怠者可見勤則賞之怠則罰之故曰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謂行不由橋梁與野廬氏同意然修閭氏所禁者國中之行者野廬氏則禁於野而已不言禁横行則國中與野異矣以兵革趨行與馳騁於國中者為其惑衆也故皆禁之邦有故則當防非常之變故令守其閭互所

令者閭里之民也惟執節者不幾
以其有節以達之則無所用幾也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冥音覓

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其害人則傷吾之仁政故設官以攻之而冥氏之所以立也趨利而避害獸之情與人同欲攻取之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掌設弧張者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者為阱擭以陷之又鼓靈鼓使趨所陷也靈鼓則鼓人所謂鼓社祭者是已以事言之則靈鼓六面擊之則使之驚而疾趨以義言之則社稷能祓除災害用所鼓社祭者則歸賴於神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則非特有以為人除害而又有以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庶章預反令力呈反蠱音古

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則生齒之數所以至於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氏也掌除毒蠱者傳曰于文皿蟲為蠱蓋蠱之毒能病害人故也以攻說禬之則用祝焉與大祝之六祈所謂攻說同意以嘉草攻之則用藥焉與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同意用祝則治於未然之前用藥則治於已然之後凡敺蠱則令之比之者蓋其徒有四人則令使為之校以比之皆其徒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冥氏之攻獸有以攻其趨走而害人者至於藏伏而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周故掌攻蟄獸者名官謂之

穴氏蟄獸則熊羆之屬也各以其物火之則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爇而出之則凡在穴者皆不能自蟄矣以時獻珍異皮革珍異以共膳羞之用皮革以共器物之用也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翨音翅掎居綺反

鳥羽謂之翨鳥所以飛者在翨攻猛鳥者以攻其翨然後可獲故名官謂之翨氏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者媒之以其類也掎之則係其足以禁其上出也以時獻其羽翮者攻猛鳥以除入物之害因以資其羽翮之利也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然則獸入皮毛筋角入於玉府以足王之燕私玩好之欲而冥氏穴氏翨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皆不入玉府者蓋冥氏穴氏

特除其害而已獸人則其所修之利衆所除之害悉所賴之獲多仁施及人於是為大以其所施者大然後可以熏百姓之奉矣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柞側百反麓音鹿令平聲刊苦干反

除木曰柞詩曰載芟載柞皆除木之謂也葢先王欲其材木以為用則立虞衡之官柞而養蓄之詩所謂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是已欲其地作室以宅民治田而稼穡則刊剥而化之詩所謂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是已然則柞氏之所掌固先王

之所不廢也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地尚可以宅民稼穡者大司徒固嘗辨十有二土以相民宅矣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柞氏則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攻治之而已故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夏日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肆矣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者冬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剥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肆矣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為陽生於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木常以冬至之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常以夏至之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蘖薄於陰陽相殄之氣化而為土矣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薙讀如鬀繩以證反音孕芟所銜反

薿草曰薙其字從草從薙則以雉有分域也掌殺草者凡物以陽生以隂死惟草之為物其則隂不能死薙草者必有以殺之然後其芟不復生傳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藴崇之然則春始生而萌殺之之術也春始生而萌之者盖草有萌則春感陽氣而生方其生氣始達則不能夷之使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陽事畢而隂已生則生氣極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則夷而又生生而芟之也冬日至則隂事畢而陽已生則生氣復之時

於是乎耜之芟則刈其末而未及其芟芟則毀其芟而不止於末然其芟難死故耜之耜則用耒金而深殄之則不復生矣若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欲其化而為土則以火燒其新芟芟之本末又從而加之以水則其感於陰陽相殄之氣而草化為土矣月令所謂燒薙行水凡殺草之術掌於薙氏故凡殺草之政令皆掌之

䂞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䂞音剔覆芳復反縣音懸

人之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者則凡兆凶者皆在所去焉故設官掌覆夭鳥之巢而

謂之硩蔟氏硩言摘也蔟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復至矣以方書日辰月歲星之號而縣其巢則去之蓋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可以勝夭十日之號則從甲至癸是也十二辰之號則從子至亥是也十二月之號則正月為娵十二月為荼是也十二歲之號則從寅曰攝提格至在丑曰赤奮若是也二十八星之號則從角至軫是也必以方書之者方木也以木為之其體方焉故謂之方木仁也方義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日辰月歲星之神天道也必有盡人道然後可以致天道而勝夭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者此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蠹丁故反 禜音詠

羽可前者曰翦翦所以除而去之故除三物者名官謂之翦氏蠹物虫之穿食器物者蠹之入物雖盛以槖猶不免焉且槖而弗用是以有蠹故其字從槖從蟲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此除蠹之事也以攻禜攻之則猶六祈所謂禜攻也其攻則用祝焉以莽草熏之以莽草所以殺虫其熏之則用藥焉凡庶蟲之事則凡庶氏掌蠱毒之事翦氏與之通取聯事而攻之以蠱亦蠹之類也

赤犮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犮音拔蜃市軫反貍莫皆反

火大曰赤以戾右為守曰犮凡隙屋除其貍蟲欲其宣布者見以戾陰隱為守故名官謂之赤犮氏掌除墻屋則蟲豸藏逃其中陰以害物宜除而去之也以蜃炭攻之則以火之毒氣暴之使出也以灰洒毒之

則以蜃灰洒而毒之使死也凡隙屋除其貍虫則隙屋之中貍虫亦有害人者故除之矣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蟈音國去豈呂反鼃户蝸反黽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被皮義反

蟈國虫也尊者所居惡其聒聒馬故置官以去之而謂之蟈氏新經云云鼃音哇其鳴若哇也黽音猛其鳴猛也故蟈氏掌去之牡蘜蘜之不華者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則以牡菊之灰能制鼃黽而殺之故也以其煙被之凡水虫無聲則牡菊之煙水能制水虫而勝之故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炮步交反榛音沽又音枯

壺瓦鼓也涿擊之也擊瓦鼓以毆水蟲故名官謂之壺涿氏掌除水虫則以其能害人者若南方水中狐蜮之屬含沙射人則死凡此類皆害人者也不可以不除焉炮土之鼓則瓦鼓也以炮土之鼓毆之則以土能勝水而制之也火石則以火燒石以焚石投之則使感陰陽相殄之氣而死也若欲殺其神謂水神龍罔象也牡橭謂榆木也以牡橭為幹從横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為陵矣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盃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

間莫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大音泰

庭者所以治也以潔清為尚先王立官以去夭鳥使國中潔清如庭故名官曰庭氏夭鳥謂呼鳴而為怪者若鵩與鵶其鳴有禍皆邪氣所生民常忌之先王因人情之所惡故在國中者皆庭氏射之若不見其鳥獸則若妖狐孽禽之類入夜而為妖非射之所能及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常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

枉矢射之神則若神降於莘叫於宋太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太陰之弓救月者也以此射之則以日月之精氣勝其妖也於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可知之矣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囂五羔反

嘂音叫

枚以竹為銜於口所以止言語囂讙也鄭氏謂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是也東山之詩言勿士行枚者蓋婦人之情望其夫無事於行陣銜枚故欲其無事於戰也掌司囂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諠譁也祭祀貴靜而肅大祭祀尤致嚴焉故令禁囂孔子於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亦所以戒囂也軍旅

田役大衆之所聚惡諠而喜靜故令銜枚大祭祀止於令禁無嚻者承祭祀者不若軍旅田役之衆也詩之楚茨言君婦莫莫以言承祭祀者靜而不諠也車攻之詩言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者以言選車徒有善聞而無諠譁之聲也由此觀之則銜枚氏之所掌可知矣禁嘂呼嘆嗚於國中者丩其口而出聲者嘂也氣分而戾陰者呼也過難而出氣者嘆也觀所異而嗟者嗚也若此之類為其惑衆故禁之歌樂聲也哭哀聲也人之樂不能不歌人之哀不能無哭聖人曷嘗抑人之情使無歌哭哉於所居而歌哭則可也行而歌哭於國中之道則為其感動人心故禁之也然嘂呼嘆嗚言國中而歌哭言國中之道蓋國中則不必行而在道凡在國中皆禁足矣言國中之道則在國中歌哭有所不禁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

王之齒杖

記曰伊耆氏始為蜡祭以息老物杖則老年者恃之以為安亦息老物之類也故掌共齒杖者名官以伊耆氏也大祭祀共其杖咸者咸盛杖之器也先王貴老八十則杖於朝大祭祀致敬以承神雖老者亦弗敢杖也故有司共咸以盛杖而藏之言國之大祭祀則非大祭祀老而杖於朝者弗與矣軍旅授有爵者杖所以致卒伍而且以為威也言有爵者則老而無爵者不任軍旅之事矣共王之齒杖者謂王賜老者之杖也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所謂齒杖也王以齒杖賜老者而伊耆氏則共其用而已夫人之生也大塊載之以形勞之以生佚之以老自賦形以至於老天地之所以安之也天地安之以其形先王安之以其禮共於伊耆氏則佚老之意可見矣然則軍旅授有爵者杖貴貴也

共王之齒杖老老也

周禮詳解卷三十二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

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朝直遥反職內皆同比毗志反好呼報反頻通弔反慝吐得反間讀去聲脤上忍反禬古外切

賔之字從宀從與從貝賔者主所宀也正趣隱以適已則利上趣明以與物則害也客之字從宀從各客雖主所宀也然不與之共休戚利害也司儀曰凡諸公相為賔則諸侯之君皆謂之賔也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諸侯之臣皆謂之客也諸侯之君其勢則尊嬪于與王亢故欲其趣隱以適已則不疑于亢矣是以謂之賔也諸侯之臣其勢則卑嬪于屈而不能辨故欲其不與共休戚利害則能辨矣是以謂之客也凡賔客其禮或大或小或如常禮唯其時物也故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也此言賔則指要服

內諸侯言之也言大客則揖邦國之孤卿言之也於
大賓言禮於大客言儀者禮以本言儀以末言尊卑
之序也子大叔見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此其辨擬春則東作之時也事作于春
故以圖天下之事秋則西成之時也功成於秋故以
比邦國之功夏則相見之時也謨陳於外則以相見
為主故陳天下之謨于夏冬則合聚之時也慮協于
內則以合聚為主故協諸侯之慮于冬諸侯有不順
王命者將命以征伐之事名而會有時而然以其征
伐討有罪也則有禁焉故曰以發四方之禁于巡守
之歲或不巡守會而見之以攷制度衆國所同以其攷
制度則有政焉故曰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恩問之而
已故曰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事有所察治故曰以
除邦國之慝間問存省之屬也以言問之則上下之
志無所不達故曰以諭諸侯之志脤以交神之福也
以脤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

諸侯有喜也慶賀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裁也致禬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于王者也時聘殷見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王致愛于諸侯者也諸侯禮致其勤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達尚何猜嫌疑貳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然或言諸侯或言天下或言四方者新經云云且天下之事于冬則窮矣于春則在所通之于冬則弊矣于春則在所新之先王將欲圖之亦未始敢忽必協慮于冬思患以預防之然後于春則圖之諸侯之慮既協而無間此圖之所以成也圖以謀事謀成則謨成矣謨成則功成矣今此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謨後慮終則有始故也自夏宗而下皆言以而獨春朝不言以者蓋春朝為朝禮之正非適為圖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

其賔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賔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

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畔干反乘去聲軹之氏反擯必刃反祼古亂反酢才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勞老報反相息亮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蓋人非禮不立禮非儀不行禮寓於刑名度數之間於儀則為體儀見于周旋動容之際于禮則為用先王以其用而合其體故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公侯伯子男之君其命者五孤卿大夫士之臣其爵者四以儀而辨其命等其爵故曰九儀諸侯之命諸侯之爵不同也而謂之同邦國之禮者比之謂以不同同之也出于上下聽而守之者命也資于尊所入小而人所奉者爵也有命然後有爵則命尊于爵矣故諸侯則言命于諸臣則言爵與大宗伯言王命諸侯則儐小宗伯則言王賜卿大夫爵則儐同意也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謂之上公上公九命故

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為節公侯伯子男所建皆龍旗而謂之建常以象其道故也上公立當車軹先儒謂轂末車轅北向在西邊也侯伯立當前疾先儒謂駟馬車轅前若輈人所謂輈深四尺七寸軾前曲木是也衡謂在輈下車軛兩服之領前是也新經云云以相禮曰介以相賔曰擯介擯所以傳辭也禾米芻薪曰積所以給賔客之用也或多或寡亦隆殺之辨也先王之待諸侯可謂厚矣未至則有委積既至則有問勞有食禮以致其恭有牲牢以備其禮之盛有瓚祼以用其誠之至諸侯顧王所以待已者如此又安得不相與一德以尊君親上哉是故諸侯以天子所以待已者如是之至故不敢不盡其誠以將其意不敢不備其物以奉其德廟中將幣三享為是故也且髙不足以有臨則不能使之入賔明不足以有察則不能使之內向王者以至髙至明之德則諸侯享之唯恐

其禮之不至儀之不得此所以同于三享也夫道以三數酒以三行為至則享至於三豈用其至乎益天子之待諸侯諸侯之奉天子則尊卑未始有異心焉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享至于三者儀之及物可知也享必于廟中者益恭敬者幣之未將君子不可以貨取而廟中則示其恭敬之至也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則獨厭而畧矣以酒禮之則不祼焉以祼祼如祭祀非禮人君則弗用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見賢遍反嬪婢人反蕃音繁摯音至

自侯服歲一見至于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為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者詳于治內而畧于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有六歲之差其貢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也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然則書之周官言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

六服羣辟莫不承德至于訓迪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益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邦采衛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之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益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為已備矣故其限朝止于五服而已周官行人于六服之見則及于要服者則其治為尤詳于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制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然周制每歲則一服入見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此行人所以言衛服五歲一見而書之周官所以言五服一朝之意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屬章束反守去聲

安而使之謂之撫先王于諸侯畫九畿以處之列九等以差之雖致其恩未嘗不制之以義雖擾以教未嘗不乂之以政自歲徧存而至于十有二歲之巡狩殷國戚德兩存剛柔相濟寛而有制猛而不暴此其所以安之使撫也王之所以撫邦國之諸侯如斯而已又安有負固不服若菀柳之不朝者哉又安有犯令陵政若飛隼之不制者哉存頫省鄭氏以為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間問是也存者同而問之也頫者問而視之也省者巡而察之也頫則詳于存也省則詳于頫也記言天子巡狩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

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者加地進律夫天子之巡狩其省方也如此則人所謂存之頫之省之者雖曰以恩問之而亦微察其如此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諭言語所以使之通也賓主不交辭亦不相接欲民之無相褻也協辭命所以使之交也古之名官以象胥以明所以懷而服之者遠也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也節六節也達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也度以度物也量以容物也同度量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也有以交之也于是成牢禮若掌客之所掌是也有以一之也于是同數器若合方氏之所掌是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能達四方而交之同四方而一之然後下之所守同乎王之所制損益因革以時修之大順以之成大利以之致而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于是為至巡狩殷國之禮可以行矣此王巡狩殷國之禮所以在于修法則之後歟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狩

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狩或殷見其出而省焉一也書于舜典言五載一巡狩周官行人則十有一歲王巡狩者蓋天下之法在舜之時則畧在周之時則詳以其法之畧則巡之也宜數以其法之詳則巡之也宜疏然觀周官大小行人環人之數絡繹于道路則王出不必頻而周知天下之故遠方殊俗莫不承德也此帝王之世所以異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詔相之相去聲

傳曰諸侯有所謂王事者其朝覲會同之事擬辨其位則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異正其等則有尊卑上下之差協其禮則有牲牢享燕積膳之具也若有四方之大事謂兵寇之類來告急者也禮不虛拘必有幣以將其恭必有辭以達其意行人於幣則受之于辭則聽之所以告王也凡諸侯之邦交謂鄰國之往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粟然之大驩然之恩足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歲相問則比年之小聘也殷相聘則三年之大聘也大聘施于小聘之中歲故曰殷殷中也左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父死子立曰世世相朝則君親相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而已凡此皆邦交之禮也若春秋之時邦交之法不修侵伐滅入無國無之則行人掌邦交之禮曷可廢哉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色吏反令力呈反

行人之官以其職之大也故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其職之小也故掌賓客之禮籍而已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籍則其禮之書也禮之數皆具于此矣四方之使者謂諸侯遣臣于王國也小行人以其職之小故待四方之使者也春朝正之時于時為造始令入貢則貢者下以職供而上得以興事造業也秋歲成之時于時為成終令獻功則功者事之成也諸侯入貢獻功而王必親受之則以諸侯為尊故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國有小大其禮有等差而皆載之于籍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勞去聲

諸侯之入王以其在道塗之勞則必有以勞之以致其愛也其勞之也不可以一而足故有逆勞郊勞之禮逆勞于畿始至而勞之于外也郊勞既至于館而勞之于内也眡館謂致館而且眡其便宜也郊勞則賓已至館故及郊勞則眡館眡館亦所以致愛也將幣為承而擯謂廟中將幣以行享禮宗伯為上擯而小行人為承而擯之所以致敬也大客則擯擯之而見王使得自言也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為聽其辭而入吉于王也

此亦尊卑之序然也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以禮致其敬于王皆國君之事故曰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王以禮致其愛于諸侯王使臣之事故曰臣之禮也掌節言凡邦國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節也都鄙用管節而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无節矣以旌節行之而已虎節人節龍節皆以金為之金不可變為義故

也旌節符節管節非為尊者將命則唯上所制期无失節而已故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新經云云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吐電反信音申

以質言之則謂之玉以形言之則謂之器以合驗言之則謂之瑞玉所以比德器所以藏禮瑞所以應實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行人所謂成六瑞者如此大宗伯作六瑞則制其度數也故自王以下皆言執行人成六瑞則奉其成事也故自王以下皆言用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行禮者事之大合符者事之小故于宗伯言執而于行人言用此其辨也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黄好呼報反

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葢君子雖不可以貨取然亦不可以虛拘有物而无誠則禮有所不行謂之貨取可也有誠而无物則情有所不伸謂之虛拘可也故諸侯之致享内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合六幣也兩謂之合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之屬皆兩相合也新經云云合琮以錦而不以皮則皮者天為之文也錦者人為之文也天為文則本于自然人為文則出于或使自然之文非所以合琮故也琥為虎形象陰之效法故合琥以繡以五采備謂之繡故也半璧為璜北方之所用也故合璜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二王後享用圭璋侯伯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凡此六幣皆諸侯以享王為主以其有以通

其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有以因其事而求則謂之故行人爲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而使之不再而已故曰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苦報反禬音會

先王之於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吾土則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有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遠近勢雖有內外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也安可若是恝乎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于行人之官凡以治其事故而已病疾

為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利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也穀不熟為凶凶甚而為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也大宗伯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犒禬具勞而稟則謂之犒禬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也大宗伯所謂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鬼神之所佑而人道所喜者也福事則在所慶賀以心承禮而往則謂之慶加以物焉則謂之賀也大宗伯所謂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違神而為禍天所降曰災則在所哀弔哀則發乎聲音弔則如弔喪而用其至大宗伯所謂以弔禮哀禍災是也凡此五物者先王用之以治邦國之事與其故也所作謂之事所逢謂之故札喪凶荒禍災則出于所逢者也師役福事則或出於所作焉札喪凶荒天事也師役人事也福事所樂也禍烖所憂也先天事

而後人事先所樂而後所憂此其序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

前以五物治其事故主諸侯而言之故皆稱國自利害為一書而下主萬民而言之故先稱萬民然後五物事故亦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于萬民之利害稱及焉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

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不以周知之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廵行而辨異之有所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然則著古昔之啞啞傳千里之覺覺載之當年足以明政事施之來世足以貽後觀是其所以為書豈小補哉于萬民知其利害然後為之興其利而去其害如是則大利可致也于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知其逆順然後為之禁其逆以達其順如是則大順可成也有以成大順則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可嚴而制之以義矣有以致大利則札喪凶荒厄貧可寛而恤之以仁矣夫如是則康樂和親安平可坐而致也益聖人以一身觀天下則一身必欲其康樂也以一家視天下則一家必欲其和親也以一國視天下則一國必欲其安平也民康而後可樂則康樂者出于民之性也民和而後可親則和親者出于民之情

也民安而後事平則安平者出于民之分也然民不能自康樂也所以與之為康樂者實君使之遂其性而民不能自和親也所以與之為和親者實君使之通其情而民不能自安平也所以與之為安平者實君使之明其分而已此康樂和親安平所以序于五物之後也然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狩天下每國辨異之名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者可謂知所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

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相息亮反 鄉去聲

公侯伯子男之為賔孤卿大夫士之為客夫行人則辨其命等其爵而待之以禮司儀則掌其擯相之禮而已出接賔曰擯入賛禮曰相儀者禮之用容者形之變以言達意謂之辭守以參合乎上謂之令以手拱人謂之揖先人後已謂之讓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儀容辭令揖讓各有節司儀則以言詔之而已詔非特告也古者合諸侯則必為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有事于壇者皆所以致其亶故壇之字從亶亶之為言致實以坦故亶之字從面從旦面實也旦坦也所以交神宜致實以坦故也壇必三成為三等焉以禮出道其數成于三故也所謂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是也宮旁一門

則覲禮所謂大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掌舍言為壇壝宮棘門則其門以棘為之也詔王儀南向見諸侯此則合諸侯之時鄉明以聽天下者王也朝位王南面則其合諸侯而見之豈異此歟庶姓諸侯非王之親也故謂之庶姓異姓同姓則王之親也鄭氏謂土揖下手揖之時揖平手揖之天揖舉手揖之蓋異姓親于庶姓同姓親于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也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前王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則以爵之尊卑而為之等殺如此也其將幣亦如之謂其將幣以享也其禮亦如之謂其禮之有祼也或于上等或于中等或于下等亦如此而已王燕則諸侯毛所以示慈惠而親之也貴老而尚齒故其儀如此齒則均也而以老為尚此之謂王燕則諸侯毛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賔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賔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賔拜送幣每事如初賔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賔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賔之拜禮拜饔拜餼拜饗食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

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積音恣勞去聲殯素尊反擯註作受賓亦如之賓註作儐辟音避食音嗣

凡諸侯之邦交世必使之相朝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于所停止則有積所以待賓之用也以其間濶則有問所以致恭于賓也以其道塗之勞則有勞所以致愛于賓也三辭其以禮來于外若不敢當焉也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三辭拜受尊而敬之也積問受之于庭故不言登勞則受之于堂故曰三揖登拜受旅擯者公則擯九人旅則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事于交擯也勞禮重于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于其使臣之旅也又從而拜送之也然以遣臣再勞為未足主君又從而郊勞焉則致愛之勤于是為至矣交擯謂各陳擯九人而使傳辭也車送拜辱謂賓以主君躬勞出舍門而逆之謝其屈辱而來三

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謙然後拜而受之也至主君之去賔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賔乃再拜送之也致館亦如之者賔始至主國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亦所以示其愛之勤也其致館也亦主君郊勞之禮也致飱如致積之禮者夕食曰飱非若饔餼之為大也故如致積之禮三辭拜受旅賔而已將幣請賔享主君也及將幣則賔始入廟主君迎賔故交擯以傳辭也車逆拜辱主君以車送賔屈辱其來賔車于是進而答拜主君也三揖三讓主君揖而賔讓也每門止一相則為將致敬于廟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擯相賔介相主合而言之皆曰相也賔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堂以幣享主君主君則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于賔授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賔拜送幣致敬于所享也每事如初也賔亦如之鄭讀作儐言以鬱鬯禮賔也上于下曰禮敵者曰

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賔也及出車送三請三進謂主君請賔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賔亦一還一辭三還三辭則告以避去也故終之以告辟凡言三讓三辭三辟者有所不敢進則讓有所不敢受則辭有所不敢當則辟也熟食謂之饔可食之物生氣存焉謂之餼還圭謂賔享主君用圭以將意畢則還其圭于賔也饗以飲為主致贈謂賔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賔至于郊也此六者唯饗食速賔其餘皆主君親往焉其逆送揖讓辭受之節皆如將幣之儀也賔之拜禮者謂賔所當拜之禮也饔餼饗食皆禮之重者故拜焉拜謂就朝而拜謝之所以尊其禮也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謂賔復主人之禮貴也夫一國之財為有限而贈勞饗食之禮為甚厚以有限之財而供甚厚之費苟無以繼之則財匱物竭而將何以為禮哉故古者諸侯

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而賔之享獻者亦如主國之禮而無過與不及焉所適之國雖其費而不病其乏用者殆以此也侯伯子男凡相為賔其進退揖讓之儀則同于諸公至其饔餼饗食之禮則各眂其命數而為之隆殺矣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侯之禮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賔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

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

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

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

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

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

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

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賓使者之賓註作儐辟音避擯上聲勞去聲朝直遥反上時掌反稱尺證反

相朝者諸侯之禮也相聘者諸臣之禮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施于相聘之時也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三積拜受則拜而受之于庭也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公車逆拜辱故臣則拜辱而不以車三讓登聽命謂客登堂而聽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謂聽命既畢於是下堂而拜然後登堂而受主君之命賓使者亦如初之儀鄭氏讀為擯謂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也致館如初之儀謂使大夫致館其儀亦與郊勞同也及將幣旅擯三辭亦異乎諸公之交擯也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

止于客也每門止一相為將致敬于朝及廟唯君相入則客相不入焉以君尊而客卑故也三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于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謂享及有言也亦與諸公拜送幣之後言每事如初同也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謂主君以醴禮客而客則私面而有私獻也私面者猶所謂私覿也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則私面固有私獻矣然或言私面或言私覿于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覿有束錦乘馬而私面亦如之也昔晉韓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亦可知矣別而言之則覿與面不同通而言之則一而已然使之私覿則禮也朝覲而行私覿則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再拜稽首所以致敬于所尊也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

大門之內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敬焉未可遽問而勞之也問君客再拜而對鄭氏謂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客對鄭氏謂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君勞客鄭氏謂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問君則再拜對問大夫則對而不拜者尊卑之辨也勞客而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宜致敬而用其至也致敬而拜其至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于饗餼故也君館客客將去主君就省之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尊故辟焉而介則前而受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客從而拜辱于朝者以屈辱主君之就館故拜而謝之也明日客拜禮賜謂拜乘禽君之加惠故也如入之積則始終皆三積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

而為禮之隆殺以至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禮儀所以相接辭命所以相與餼牢所以致敬賜則主君之好賜獻則禽獸之屬皆自上及下降殺以兩兩而為之豐殺如是則無過也無不及也一稱其爵而已凡賓客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于始而怠于終非樂于暫而厭于久卒如一而已此四方之賓客所以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親睦乃四鄰以蕃王室者以此道素行故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者稱其邦之大小而為幣之隆殺也以其幣而為之禮因其幣之隆殺而為禮之厚薄也如是則賓之所以繼主君者無過與不及而主君所以禮賓者亦無過不及矣夫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

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容者不朝謂之正東鄉也不夕謂之正西鄉也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者謂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

周禮詳解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傳張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難乃旦反焉故書作夷鄭司農讀夷使為句

大行人掌邦國賓客往來之大禮小行人掌其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是職雖分小大而皆以行為主故

名官謂之大小行人若行夫則行人之屬官而掌國使之小禮雖所掌者小而非智足以帥人者亦不足以充其任故名官謂之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鄭氏謂乘傳騎驛而使者蓋事雖小而欲急達故也媺惡謂吉凶之事蓋事小而禮籍有所不載故也若夫載于行籍之大事則有大小行人存焉非行夫所掌矣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則道用旌節以表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則雖以他故後時而王命不可廢也居于其國則非以王命出行之時也掌行人之勞辱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勞汚辱之事皆行人掌之也夷使則介之者謂行人若使于四夷行夫則為之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疆居

良反

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賔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雖同而所主之意則異也掌送逆邦國之通賔客謂邦國賔客取道往來者而環人則逆送之通與易所謂往來不窮謂之通同意以路節達諸四方謂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故以路節達諸四方則掌節所謂道路用旌節是也舍則受館者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賔客至則環人受之也令聚㰌者謂野廬氏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㰌則環人乃令野廬氏也有任器則環之者謂賔客有任用之器環人則令其屬合守涂地之人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賔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賔客始來而逆之終去而送之皆至王畿

之界所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賔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賔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賔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闓亡巾反使所吏反賔相之賔註作儐

象胥掌四夷之言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託鞮言知譯言易此獨以象言者舉

一以互見也必言象以周之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致者遠也先王立官以道夷狄之言凡以相之而已故名官以象胥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國疆以周索有教以導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夷狄疆以戎索則立官以寄象譯而已此詳畧之辨也夫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殊方異俗莫不同風承德梯航而來則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歸欵輸誠歲無虛月象胥之譯其言又曷可少哉故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諭則使之俞其言說則以言明其理彼聞吾王之言將心悅而誠服如五音之和于耳又安有乖而不和者如嬰兒之親父母又安有疏而不親者哉然在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皆有圖地掌于職方而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不言其國數則象胥所掌非特職方可辨數要之國也故不言其數焉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者入賓則行人所謂世一見者

是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協其禮則四海之諸侯其爵不過子而已以禮待之協之則有同而無異矣然則協其禮豈特見于饗餼饗食之間哉蓼蕭之澤及四海有所謂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則天子又有乘馬路車以致其好而成之以禮也與其辭言傳之則接之以辭言象胥則協其辭言傳而通之也王制曰達其志通其欲與此所謂協其辭言傳之同意也凡其出入送逆之則送往而逆來也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者禮節所以相接幣帛所以致享辭令所以相與象胥則掌擯而相之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擯禮之者謂軍旅以征伐時會以發禁殷同以施政四海之諸侯或遣臣以聘問則象胥擯而禮之也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于四夷者謂有戎事于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

有功諸侯則釁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長上聲守

去聲從才用反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掌客掌其等數而并掌其政治者蓋先王之制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外殺禮則有政治矣王合諸侯則五等之國君咸在則其禮必有以優異之故享禮用十有二牢以王禮之數而庶具百物焉諸侯長謂上公九命作伯者也禮用十有再獻則非特具十有二牢而已于獻又所以致天子之厚意矣王或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犢則貴誠而不貴味也故郊特牲亦曰天子巡狩諸侯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備物也言王合諸侯而饗禮遂言天子巡狩殷國而國君膳以牲犢禮務施報也蓋天子施禮于諸侯備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禮于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

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于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于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葢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則加一命而為上公故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封則加一命而為侯伯故卿眡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則加一命而為子男故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則王之上士也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庶子包中士下士而言之也葢百官雖令百牲皆具而亦不可無隆殺之等故從其爵命之數而有所眡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

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眂飧牽一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積音恣鉶音刑牲註作腥筥姜呂反甕烏弄反藪素口反

秅丁故反乘去聲大音泰食音嗣見賢遍反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饗食之盛禮有牢有獻有膳有燕鉶鼎簋壺之類醯醢禾米之屬禮備其物物備其數然食之弗愛是以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受之而弗敬是以獸畜之也則有辭受揖遜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又況其受之乎拜揖辭受恭之文也禮而祼之則又盡其恭之之實也問勞送逆愛之文也後夫人致禮則又盡其愛之之實也先王所以致愛與恭如是其至而諸侯又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大者以仁比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聘之使旌節繼道講信修睦未嘗或絕者實有以致之也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飧牽牽者賓始至則有夕食之飧其致飧也羊則牽而致焉上公飧五牢侯伯飧

四牢子男飧三牢皆眂飧牽者各眂其數而已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一問皆脩于其始至以問間潤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也尊其君以及其臣故于其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有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蓋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羣介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為過也至于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其爵命為隆其禮為獨優故也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設益陳于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簠所以盛稻粱者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堂上四東西夾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夾各二上公豆四十壺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益豆公堂上十

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禮器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也壺所以盛酒者也其設于堂夾亦如豆之數也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鉶羹器也則公堂上二十有二東西夾各十侯伯堂上十有二東西夾各八子男堂上十東西夾各四也上公鼎簋十有二侯伯與子男亦皆十有二者鼎牲器也簋黍稷之器也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皆食之至也故合鼎與簋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其數皆止于十二鼎正鼎九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也簋堂上八東西夾各二也上公牲三十有六侯伯腥二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互見也三牲具為牢而每牢皆九為列上公牲四牢則凡三十六也侯伯腥三牢則凡二十七也子男牲二牢則凡十有八也皆陳于阼階前也

饔餼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饔食熟焉其氣和之至也餼可食之物生氣存焉此乃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其死牢如飧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於門西也牽生牢也上公四侯伯三子男二皆陳于門西如積也上公米百有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四秉曰筥皆橫陳于中庭也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車皆陳以車盛甕而陳之也醯陳于碑東醢陳于碑西也既陳則不復用車矣故侯伯子男言皆陳而不言車也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車米載米于車也米四牢四牢分為四列然則牢十車則車米凡四十車也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車禾載禾于車也禾稾實并刈者也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夫死牢如飧之數上公飧五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四秉

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皆陳謂陳于門外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而薪從米芻從禾也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降於侯伯也上公乗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者乗禽謂乗行羣處之禽雉雁之屬是也殷膳大牢殷中也謂于中又以大牢膳賓示儉文而不忘賓也侯伯言膳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于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以及歸可知也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壹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唯以恩為主故其于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則王所以致愛于諸侯于是為至矣其數或三或再或壹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

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敬者不可失故也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凡此皆邦國之諸臣從諸侯之賓者也尊其君以及臣臣故有飱饔餼之禮焉然其禮之隆殺各以其爵等之上下而為之也上介則以其於諸侯之臣為尊宜有以優異之故獨有禽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大夫致禮以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夫人致禮所以助王養賓亦夫婦相成之義也壺陳于東序籩豆陳于戶東凡夫人致禮于諸侯皆使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于上公也夫人致禮于子男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饔則又殺于侯伯也然此特言膳眡致饔者言夫人致膳于小國君以致饔之禮則是不復饔也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

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摯見焉子男獨言親見者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必親見乃致膳矣不言羔則蒙上文可知也既見之又膳之者亦所以助王養賓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先王之于祭祀致愛致敬其于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胙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唯以所承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致敬可謂至矣諸侯眂王所施如此又孰不思所以厚報之也哉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所教反牲音腥

前言凡介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為國客則以聘問而來也若以聘問來而自為客則王所以待之亦如其為介之禮也先王待賓客其禮為有常制而其用則因時而制宜以財之所入為有限而其用則不可以無節也故國新凶荒札喪禍烖在野在外皆殺禮焉國新謂新建國也凶荒謂無年也禍烖謂兵寇水火之變也國之所費既多則宜節用焉故禮不得不殺然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故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

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復扶又反

從才用反

相去聲

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葢訝士以訝四方獄訟為主掌訝以訝賔客為主唯以訝獄訟為主故謂之訝

士士刑官也唯以訝賔客為主故謂之掌訝所掌者訝而已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賔客等籍謂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訝賔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興於小行人掌邦國賔客之禮籍也若將有國賔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謂戒牛人羊人倉人委人之屬蓋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戒之使各早正素備以給賔客之用也與士逆賔于疆為前驅而入謂與訝士也以訝士邦有賔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及宿則令聚欜謂令野廬氏也以野廬氏若有賔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之于賔也至于國賔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謂賔有所求索則為通之也及將幣為前驅則道之以至于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則掌訝入復于王也及退亦如之亦復于王若孔子所謂賔不顧矣是也凡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治謂理

其事也賓客之理其事則以告訝掌訝為如朝而理之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謂凡賓客從行之人或出則掌訝使其屬道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賓至逆之於疆則其歸也亦送之至于疆也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謂賓客之實命有尊卑王所使訝賓客之人亦不同也諸侯之為賓以其有君道焉故皆訝之以卿以王之卿則六命其出封則為侯伯王之禮於上公王之禮於諸侯則卿皆見而致膳焉使卿而訝諸侯國其宜也若卿而訝之以大夫大夫而訝之以士亦其宜矣士皆有訝謂公侯伯一命之士也亦以士訝之而已故曰皆有訝焉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賓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也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而掌訝則為之掌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辟音避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勲不成先王設官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此其名官所以謂之掌交歟掌以節與幣者節謂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幣謂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故也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守然邦國之諸侯衆矣非若左右之近邦國之萬民衆矣非若畿甸之近也然則茍非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彼將何從而為之倡唱乎君者臣之唱也彼將聽唱而應矣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視儀而動矣道王之德意志慮所以為之儀

唱王之得于己者德也王之心有所感發者意也王之心有所之者志也王所思患而豫防之者慮也德之所存意之所發志之所之慮之所定好惡之實存于其間矣掌交道王之德意志慮使之咸知王之所好而行之咸知王之所惡而辟之葢王之所好非作好也無非遵王之道而已王之所惡非作惡也無非遵王之路而已遵王之道以為好則所好者皆上下之所同人孰不歡然而行之乎遵王之路以為惡則所惡者皆遠近之所同人孰不協然而避之乎其行之也若趨利而不自已其避之也若畏法而不敢犯天下人豈有私好惡哉先王之時道德一風俗同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掌交與有力矣然而掌交之道王志則與撢人誦王志異葢道則道其實誦則誦其言道其實以交邦國萬民者刑也故屬之秋官誦其言以正邦國萬民者政也故屬之夏官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先王於諸侯裂地以封之疏爵以貴之欲其為王國之屏也則好之可謂至矣先王于萬民受田里以安之頒職事以任之欲其為王心之體也則說之可謂至矣王好諸侯則諸侯果何好哉莫不惟王之好也王說萬民則萬民果何說哉莫不唯王之說也莫不好王而其好或乖者無以和之而已莫不說王也而其說或壅而不宣者無以達之而已如是則猜疑怨忌之隙往往緣之而起諸侯萬民雖欲致其臣子之情有不可得也唯有以和其好則諸侯所以好王之情協而不乖矣惟有以達其說則萬民所以說王之心宣而不壅矣尚何遠近內外之間乎然所以至是者以掌交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

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乃能然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者夫三等之邦國星分棊布于九州之內其勢疑若睽間而相絕然先王制為朝覲聘問之禮行于其間則有往來不窮之通矣掌交又以幣將其意而結其交好則又推而行之以致其通矣謂之通事如斯而已往來不窮者天之道也推而行之者人之道也先王立掌交之職亦所以和同天人之際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先王之于諸侯分土而與之守分民而與之治患其擅一國之名寵則或至于倚勢以自驕專制節之大權則或至于怙侈以滅義將欲防微杜漸折衝消萌使之懷德而不敢攜畏威而不敢侮則王者威福之柄

其可不謹乎然則掌交諭之以九税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是盡其所以福之之道也諭之以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盡其所以威之之道也九税九職之税也方其裂地以封之固已使之得征其民而莫不知有之以為利也今又諭之以九税之利使知任土焉九禮九儀之禮也方其列爵以等之固已使之各守其爵而莫不知守之以為分也今又諭以九禮之親使知分守焉九牧九州之牧也太宰于施典之際固已建其牧而莫不知小大以相維也今又諭以九牧之維使知聽令焉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戎也大司馬以九伐之法固已正之而莫不知奉法而畏威也今又諭以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以九戎之威使知免兵焉彼又安有弛慢怠忽以違王命者哉然則宗周之時六服承德庶邦丕享亡小事大以蕃王室者掌交之諭豈小補哉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長丁丈反

掌都家之國治其官以上士二人下士四人為之而名官謂之朝大夫者以其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有以智師人之義故謂之朝大夫也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于國

則朝大夫掌之也所作謂之事所遭謂之故朝大夫日朝以聽其事故以達之于都家之君長君謂其國君也長謂其卿大夫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使者皆令也國有政令則令朝大夫以告都家之吏也凡都家之治于國也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以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于國皆因朝大夫以達于國然後聽之也若事之大者則非因于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于國也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朝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之過也故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置朝大夫之君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于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以至于數百里之遠不啻若左右之近若耳目之前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彼有堂上之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戶外遠于萬里者益失于此矣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詳解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冬官考工記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𦂳而不可不為者事道一而能易則雖不主故常而未始外乎事事𦂳而有為則雖麗乎形數而未始離乎道道未始外事此幽者之所以闡也事未始離乎道此顯者之所以微也莊子曰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此自無以適有由道以之事者也又曰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此自有以適無由事以入道者也是以聖人體

道之常無以應天下之有體道之至虚以應天下之實而未始廢于事也故六官之設始于天官以掌治而治以道道為本終于冬官以掌事而事以智為主蓋道出而生智智則貞固足以幹事也冬于方為北于物為罔北宅乎幽罔未有形隂于此乎終陽于此乎始芸芸之物自此而復乎道擾擾之緒自此而之乎事道之與事曷嘗相離哉聖人散道之妙以寓于事即事之粗以達于道故備物致用雖皆法度之陳迹而立象明意莫非性命之真理由此觀之則考工之所記特技巧之事而已哉然其名官謂之司空則以其空土以居民故也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居四民時地利者事職之體用也而記者止謂之考工則事官正以典事為務故也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于聖作智創而非巧述工守則不足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

之一也然工之事有精粗有能否餼廩欲稱事則工不可以不考也賞誅欲當事則工不可以不考也作記者謂之考工凡以質其成效而已然典禮殊缺學者雖不覩聖人之全經而先儒追述之功亦不為無補矣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音預
執同勢

長丁丈反

夫天職氣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則凡麗乎陰陽之域者未嘗無職也有所受而聽之者謂之職天地雖大而受職乎道聖人雖尊而受職乎天臣民則卑而受職乎君一失其職則傷之者至然則自王公以至於士大夫工商農婦之屬又安可以無職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王公士大夫勞心以治人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以治于人者也自王公以至農夫謂之六職而百工居其中故曰國有六職而百工與居一焉事道者逸事事者勞无為而尊者逸有為而卑者勞王公尊而事道故坐而論之逸而无為者也士大夫卑而事事故作而行之勞而有為者也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夫致治之序本在上末在下王公務本以經治故坐而論道以謀其始士大夫務末以贊治故作而行之以成其終坐則無為而未始有作論則言之而未始有行然則士大夫特推王公所論之道作而行之以見其事業而已夫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五材者民器資之以有成者也一材不可闕而一器不可廢則以飭五材以辨民器百工之事也又烏可後乎哉然欲辨民器必先飭五材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埶惟窺理所在然後能審曲惟正體所向然後能面埶五材天之所生必致力以修飭之然後可以為民器則若飭木而為舟車弓廬之屬飭金而為鼎量劍削之屬飭土而為甗甑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乎衆材之屬飭材以為器而民器各有宜焉不可以不辨其為輪也辨其髙下之地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庛也辨其地之堅柔其為劍也辨其士之上下故曰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

器謂之百工物貴為珍物殊為異所貴所異者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資以為用商旅所以遷有資無而物賴之以通焉故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百穀雖有種而不能自生雖有生而不能自長所以生而長之實賴三農之為故為之耕耨為之播種去其蝨賊媷其荼蓼實穎實栗既堅既好者三農生長之力也故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夫人無羽毛以耐寒暑所以禦寒暑者必藉乎衣服先王稽其女功使作二事治絲而成之以為帛治麻而成之以為布卒歲必有衣褐當暑則袗絺綌凡皆婦功之所成也故曰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物以資百工者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夫婦功之事在百工之下焉荀卿曰精于道者兼物物精于物者以物物王公士大夫精

於道者也工商農夫精於物者也工雖具人器而精於物然而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以象寓意以器藏禮則百工信度以承道者也其亦有異于商旅農夫之屬焉記考工者以百工承王公士大夫之後而處商旅農夫之前不為無深意矣

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粤音越鎛音博燕音

胭函而南反廬魯吳反夫音扶

傳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粵之無鎛燕之無函秦之無廬胡之無弓車之工皆以其地之人少習而成之故不置是工也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而後見所巧粵人之巧皆長於為鎛燕人之巧皆長於為函秦人之巧皆長於為廬胡人之巧皆長於為弓車故雖天下之良工吾知其不容於四國凡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是以粵無鎛工非無鎛工也以其人皆能為鎛故也燕無函工也非無函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函故也秦無廬工也非無廬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廬故也胡無弓車工非無弓車工也以其人皆能為弓車故也古者處工于官府使工與工言器段氏為鎛函人為甲廬人為廬器弓人為弓輿人為車皆以官府處之所謂無者非無是人也官府無是工故也詩曰庤乃錢鎛則鎛者治田之器也先儒謂粵地出金錫鑄治之業田器尤多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則函者甲冑之屬也先儒謂燕近强胡

習作甲胄廬戈戟之秘也先儒謂秦多細木善作矜秘弓車射乘以攻戰先儒謂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則四國之無是工皆以夫人能為之故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音智創初亮反爍始灼反又作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蓋發而制之謂之創非智足以窮性命之理則不能及此故曰智者創物分辨而審其才謂之述非巧足以循度數之迹則不能及此故

曰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于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攻不使之攻玉梟氏之子常為量鳧氏之子常為鍾桃人之子常為劍函人之子常為甲其所傳者一法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輪扁之斲輪也不能以授之子況可得而世也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百工之事雖形于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精寓焉非聖人降道以觀象出象以觀器孰能作之哉故斵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則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則取諸睽或為耒耜以取諸益或為網罟以取諸離為棟宇則取諸大壯為棺槨則取諸大過一方一圜而具天地之象一奇一耦而具隂陽

之數或曲或直而有剛柔之理或厚或薄而有盈虛之義形名既定而不可易分守既明而不可亂豈淺淺者之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是故爍金凝土作為舟車一切皆本于聖人以金為體者以火為用故于金言爍以土為體者以水為用故於土言凝陸行乘車則千里可致水行乘舟則江河可濟凡此之類皆聖人立法以貽天下後世也然前言智者創物而于此又言皆聖人作者蓋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者智之體也窮理而有所知謂之智智者聖人之用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亦以其用而言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亦以其體而言之也方其從體以起用則凡創物者必資于智之所知故以智者言之及其攝用以歸體則百工之事無非聖之所化故以聖人言之惟以智言故曰創以創者發而制之即其見于度數者而言之也惟以聖言故曰作以作者為而起之原其生出之自而言之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枳吉氏反鸜其俱反鵒音欲濟子禮反貉戶各反汶音問水名削思約反妢扶云反笴古老反註讀為槀泐音勒澤音亦

又音

釋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寒暑運之以為時者也故曰天有時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為氣者也故曰地有氣萬物盈于天地之間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故曰材有美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合和成就實有資于巧者故曰工有巧此四者皆有以相成無以相廢合而用之闕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良甚善也天之合也若不慮而知則謂之良知不學而能則謂之良能皆出於天合之自然而非人為之或使也茍其取材也上不得天之時下不得地之氣雖有得材之美與夫得手應心之巧是成於人為之成使非自然之甚善也其可以為良乎是故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其斬陽木則必以仲冬其斬陰木則必以仲夏弓人之為弓于冬則析幹於春則液角於

夏則治筋于秋則合三材此所以因天時也貢金錫則責之揚貢杶榦則責之荆孤桐則貢于徐漆枲則貢于豫以至于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此所以因地氣也相榦則欲其赤黒而鄉心陽聲而遠根相筋則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測絲則欲沈以至燕之角荆之榦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凡此皆材之美也輪人之為輪則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輿人之為車則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為輪六材既聚巧者和之以為弓凡此皆工之巧也列子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物職所宜葢變者天道也而天道之所變者生化者地道也而地道之所化者形然天道遠而尊地道近而親則物性之宜亦繫諸地而已自橘踰淮而北為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物性之宜也自燕之角以至吳粤之金錫

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自天有時以生以至有時以澤則物之有體繫乎天若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結而為山嶽其形不類融而為江河其流不一橘踰淮而北為枳則植者因之而不同也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則動者因之而有異也而非特此也至於工飭之而為器亦然以刀之良則必求之鄭而不可以求之宋以削之良則必求之魯而不可求之吳粵此亦物性之宜資於地氣者然也至于角之美者莫如燕幹之美者莫如荆笴莫美于妢胡金錫莫美于吳粵則人養之為材亦因其地氣之為美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則陰陽之運所以生殺萬物者也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則感陰陽之運而生死者也石有時以泐或以盛暑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刮古八反摶音團埴時職反㮚古栗字段鍛同鮑音薄韗音運繢戶對反㡛莫黄反楖音櫛旊甫罔反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木金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為八材焉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為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為器皮玉設色之事則亦不離于五者然後摶者之工備此百工之務也攻木之工木工也攻金之工金工也摶埴之工土工也金木言其體摶

埴言其用攻皮之工以函為主設色之工以畫為主刮摩之工以玉為主皮色言其體刮摩言其用若夫水火之材則飭化之以運用此六者而已故于水火不言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者輪人為輪輿人為車弓人為弓廬人為廬器匠人為宮室之屬車人為耒之屬梓人為筍虡之屬此攻木之工七也築冶鳧㮚段桃者築氏為削冶氏為戈戟鳧氏為鍾㮚氏為量段氏為鎛桃氏為劍此攻皮之工五也畫繢鍾筐㡛者畫繢之事官異而職同鍾氏則染羽㡛氏則練絲而筐氏闕焉此設色之工五也陶人為甗旊人為簋此摶埴之工二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體常而盡變者道也聖人體道之常以處已故先聖後聖同乎一揆彼時此時同乎一心若合符而无異矣盡道之變以趍時故觀會通而行典禮揆時物而備制作此四代所以有異上矣是故時方上質不以

文滅質時方上文不以質勝文其所以立成器而為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虞夏之文不勝其質然夏之質又不若虞之純故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商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商之文又不若周之備故商人上梓周人上輿有虞氏以德而帝而純樸未散陶工為器則質之純也故上陶記言泰有虞氏之尊又曰有虞氏之瓦棺則上陶可見矣夏后氏以業而王而營制稍興因上匠而為宮室溝洫以居處灌溉則質之散也語言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上匠可見矣商則王者之道自此成矣王者之業自此著矣王盡制而禮樂之器不備則無以為文故所上者有在于梓所以為禮樂之器也至周則經制廣而庶事備皆一器之不完則經制之理未廣一物之不設則庶事之宜未備故所上者在於輿以一器而工聚者於車為多也四代所尚亦各因時而已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車象三才而利轉通上下乘之其載有輿其行有牙其服有輈其指有軹以憑為禮則有軾以道軾而為之先則有軏虛而善心則有轂運而無窮則有輪實輪而湊轂則有輻作止而由之則有軸以至為較為輢為軓為轐蓋之圜以象乎天軫之方以象乎地其事詳其物重其義廣其制煩則工之所聚可謂多矣

然自攻金設色之工而下其數或以五或以二而攻木之工獨有七焉則車工之為多可見矣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

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柲兵媚切 迆以氏反 殳立殊反 酋在由反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車有六等所以法易六爻之數也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為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下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殳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始言車有六等之數終言車謂之六等之

數者蓋道寘於一則非有數也合於同則非有等也道散而為器則其差有等其別有數方其原車之等數所由起則自無而出有也故始則曰車有六等之數及其敘車之等所自陳則等數具而法象著其意可得而言之也故終則曰車謂之六等之數夫謂之為言意所寓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車之等數以義則為精以事則為粗故可得以言而謂之也若夫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者又安得而謂之也然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故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蓋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矛殳戟皆插車騎而獨不言弓矢者則乘車之人佩之也六等之車而五兵皆備豈先王得已而用之哉戈矛殳戟置之於車傍者備而不用之意也弓矢則佩之在下非所上之意矣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樸普剝反屬章欲反戚將六反又音促庳音婢阤文爾反

載物者莫先于車運車者莫先于輪昔之聖人觀轉蓬而為輪輪行可載然後為車則車之作輪實為之先馬故察車之道有二一曰載于地者始二曰欲其樸屬三曰欲其微至車之材衆矣而載于地者輪而已故察車自輪始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故不樸屬則無以為完久樸屬言其附著之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微至言其踐地之少也夫三年為車無一尺之輪則莫能運轉則車雖善載非輪其能

行乎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則其曲中規則輪雖善運非人其能為乎輪既為之于人苟不察其樸屬而微至則説輹之虞輪載之敗不旋踵而至矣轂以為利轉輻以為直指牙以為固抱輪人為之則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然後可以盡為輪之善也用車者必加于此益得其要矣不然則莊周天道何以獨取輪扁斲輪記考工者何以獨首于輪人與輪已崇則過于六尺六寸而軫過四尺為太高也人斯病于難登輪已庳則不及于六尺六寸而軫不及四尺為太下也馬斯病于難引故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于馬終古登阤也阤阪也終古猶言常也輪庳則馬高馬高則其引輪也常若登阪雖倍用力馬疲而車不進之矣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乘繩證反軹音只轐音卜又音僕

王有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象路以朝革路以即戎木路以田今此言兵車即革路也田車即木路也乘車即玉路與金路象路也禮官明其義故巾車謂之路事官制其器故考工謂之車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輪侯馬而後行馬有高下而輪因之以立制故或言六尺有六寸或言六尺有三寸而數度之所以不同也然輪之心為轂轂之末為軹輿後橫木謂之軫軸上伏兔謂之轐輪崇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而加軫與轐之七寸然後合而為四尺人長八尺則軹與軫之尺適于人為半矣凡此記輪

之崇而人之長短升降以此爲節故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矣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牙音訝敝必世反又伏滅反

車雖器之一物然工之聚于此爲多輪雖車之一物然車之行必先乎此故察車始自于輪此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亦以輪人爲首歟輪雖一物體具三材轂輻牙是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故古者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夫時有冬夏木有陰陽因其時而斬其木必得天地之和氣故曰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轂輻牙之材生于天而成于人生于天則有莫

為之之和成于人則有或使之之和然則和者天也和之者人也故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非特是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則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豈苟乎哉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轂中虛而有容是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用故有取于利轉輻實輪而凑轂非無有也而車賴之以為利故有取于直指若夫牙則周圜轂輻以運行其利用故有取于固抱惟利故能轉惟直故能指惟固故能抱合是三材以為輪輪雖歷久而體敝三材各處其所猶不失職是以謂之完也夫在物宜完者也在身宜完者元也元缺而不周則不可以為完元傷而不全則不可以為完然則三材所以為完者亦以其周而不缺全而無傷故也莊子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此志之完完之在人者也輪人曰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此輪之完完之在物者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幎莫歷反圜于權反掣音蕭稱尺證反眼魚懇反幬音疇綆音餅蚤音爪菑側吏反齵音偶

輪命也一實一虛一有一無運而無窮無作則止所謂命者如斯而已輻畐也畐言其實也實輪而湊轂致福之道也轂穀也穀言其善也輪為善首則轂為善心此所以為穀也轂輻牙分而言之則謂之三材

合而言之則謂之輪言望其輻望其轂而不言望其牙則言望而眡其輪兼于牙矣輪貴于圜故欲其幎爾而迆幎如巾之冪物言均致也迆若決圜而轉化言上下皆正直而不旁倚也微至則車止之時輪至地者少也此輪所以取諸圜也輻貴于易直故欲其掣爾而纖掣言殺削之貌纖言向牙之處尖而不大也肉稱則言其洪殺之等也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撓曲此輻所以取諸易直也轂貴于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也目用作而體止焉蓋離為目巽為多白眼目者眼之用眼者目之體故眼之字左從目言其用之作也右從艮言其體之止也夫轂中虛而容輻以動轉亦何異于眼體止于外目作而視乎內幬之廉則下文所謂幬必負幹也幬則幔轂之革廉則廉隅之見于外惟幬之負幹其革急而不緩然後能至是此轂所以取諸急也眼以其顯于外者言之廉以其隱于內者言之望者遠而觀之眡者近而見之也

望睪而視詳于輪獨加望而眂者察車自輪始故特致其詳焉綆謂輪箄下文所謂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是也菑謂輻入轂中也蚤謂輻入牙中也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行不掉故曰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以輪之鑿孔取其正也入牙之蚤與入轂之菑上下兩相當而無齟齬之不齊則輪雖久敝而無方而不轉之患故曰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匡言方也凡物圜則運而轉方則礙而止故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稹之忍反敝婢世反藃好角反又呼報反

萬物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無所往而不在故于大必備于小不遺雖稊稗瓦礫之微無不在焉故察車斬轂皆有道也用是道而察車則謂之察車之道用是道而斬轂則謂之斬轂之道凡木生于山南而向日則謂之陽生于山北而背日則謂之陰陽木則足于陽而寡于陰陰木則足于陰而寡于陽必齊其陰陽然後可用以為轂故必矩其陰陽將火養而齊之也傳曰五寸之矩則足以盡天下之方蓋矩者正立之法也矩其陰陽謂以法正之而已陽木則其體實故積理而堅陰木則其體虛故疏理而柔積叢緻也疏不密也堅至剛也柔至弱也積與密以文言之堅與柔以材言之苟不以火灸其陰而養之使堅與陽齊則以革輓木其陰柔之處必瘦減而不著木斯有歉暴之患矣故曰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歉歉若歉氣出之貌故暴起謂之歉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柞莊百反

摯讀為槷詘邱勿反
捎音蕭藪素口反

轂以有為體以無為用故長短小大兩相稱然後利轉而不窮小而長則柞柞言其不廣也大而短則摯摯言其不堅也不廣則狹故內無所容不堅則脆故力不能固所謂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者兵車乘車輪各六尺有六寸六分之而以其一為牙圍則牙圍尺有一寸矣三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就尺有一寸取九寸而三分之各得三寸又以二寸而三分之則各得六分有奇合二分而言之則漆者七寸

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不漆謂輪之踐地處者也所謂椁其漆内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者椁言度兩漆内之尺寸也牙圍不漆者内外面各一寸則六尺六寸之輪其漆内凡六尺四寸也中詘之則于中詘其半是為三尺有二寸故以三尺有二寸為轂之長以其長為之圍則亦三尺二寸矣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謂衆輻所趨之地也阞與王制所謂祭用數之阞同也以繫辭歸奇于阞以象閏者言之則阞為四分之一矣捎取也謂于轂圍取四分之一以為衆輻所趨之地則藪凡八寸矣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去起呂反賢胡畎反軹音只篆直轉反數色角反幬音籌

車輻頭大穿而為賢小穿而為軹謂之賢者有取于宜為人臣佑上而利下之意謂之軹者益轂有圍以利轉至軹而窮焉有宜只之意轂長三尺有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五分其徑之長去一以為賢則賢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去三以為軹則軹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賢之徑倍于軹則大穿為甚大鄭氏疑其誤以去一宜為去二理或然也然則大穿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矣治轂者為之形容則欲其直而不曲陳以夏篆之屬則欲其正而不邪故曰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欲固則貴厚而不薄施筋欲强則貴數而不疏故曰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以幔轂則欲廉之外見故貴其負幹則其革急而不緩轂革相應而無所不足之患矣若夫以革鞔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乃摩以石其色以青白為上故曰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蓋青陽中之色也白陰中之色也陰陽中則和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運轉以和

為貴故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量音良鑿曹報反深尸鴆反扤五骨反強其良反竑獲耕反

三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此言置輻于轂相去遠近也轂長三尺有二寸而輻廣三寸半其餘二尺有八寸而三分之輻外一尺九寸故曰二在外輻内九寸半故曰一在内鑿深者言轂之深足以

受輻之入也輻廣者言輻之廣足以應轂之所受也二者相應則其固足以相佐而反是則非輻之善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大扤言其動搖之甚也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固有餘以鑿言也强不足以輻言也善爲輪者度其輻廣以爲之弱則其力相稱足以任重而致遠故言度其長短故曰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 殺色界反溓註讀作黏女廉反骹胡飽反

凡爲輻欲其豊殺適宜近轂則欲豊而近牙則欲殺且以輻長尺有二寸而三分之則其殺四寸也蓋牙所以行地于近牙而殺之雖以行塗而深泥弗粘也輻近轂曰股近牙曰骹在股則豊若人之髀股在骹

則約若人之脛近足之骹以輻三分之長殺一以向牙以股三分之圜去一以為骹則本大末小此所以深泥莫之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揉而九反槷魚列反見賢遍反

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者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無私凡物之輕重者資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而齊其曲直之句居故曰揉輻必齊者取諸易直故也沈輻以水而均其輕重之淺深故曰平沈必均者欲其肉稱故也然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于槷而自固故曰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搖動則槷出而見矣故曰不得則雖有槷而行必足見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綆方穎反參音三

前言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則輪箄之制尚矣故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益輸箄則車行安帖而不掉夫是謂之輪之固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杼直呂反侔芒侯反搏徒丸反甐音吝又音鄰本作鄰

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轂圍者此輪之常制也至於行山行澤又加損焉以從其宜是以行澤必于轂圍

者薄之故欲杼杼言削薄其踐地者行山必于股轂皆等也故欲侔侔言上下之適等也澤水地也行澤者以薄為和故杼以行澤則是劄塗而塗不附山石地也行山者以厚為利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而輪雖敝不甐于鑿蓋石雖齧之而其鑿不動也

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挫作卧反

凡揉木者宜審曲面埶順其形性之自然而屈之以火違而逆之則外廉而絶理内損而挫折中旁腫負而起善揉牙者無此三患然後可以成固抱之功是故謂之用火之善傳曰恃自負之木則千歲無輪荀卿曰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皆成於矯揉之善也

是故規之以眂其圜也萬之以眂其匡也縣之以眂其

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矩同 縣懸同

注規矩[illegible]並方圓準繩以正平直權以正輕重量以正多寡凡為器而具此六者莫如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中規矩故規之以眡其圓矩之以眡其匡萬于文宜為矩匡言其方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欲其應于繩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欲其應於權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欲其應於量也可規可矩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輪無不善則國人無以過其巧故曰國工夫士善於一國則謂之國士若工巧於一國則謂之國工宜矣

周禮詳解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詳解卷三十六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俞泰階

周禮詳解卷三十六

宋　王昭禹　撰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程音盈信音申廣古曠反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其形圜其數耦此輪人所以為蓋也蓋之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程部之旁為弓部蓋斗也達常蓋斗柄也程蓋杠也弓蓋撩也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

故非部無以納弓於其旁非程無以含達常於其中達常圍三寸圍三徑一則徑一寸矣程圍倍之六寸圍三徑一則徑二寸矣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者廣謂徑也取程圍以為部廣則部徑六寸而為尺有八寸也名之為部者言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著於上部高隆穹然故謂之為部也

部長二尺者此部謂斗柄達常也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名之為部也程長倍之四尺者二以其程之長倍於部長則凡八尺矣故曰四尺者二斗柄謂之達常者上下通焉謂之達終始無變謂之常斗柄上通於部下通於程以通乎上下為達無變為常故謂之達常也蓋杠謂之程者立乎下蓋之材賴之以呈焉故謂之程也蓋斗謂之部者部如部伍之部有所思而通也蓋斗納衆弓而通之也故謂之部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才報反

百工之于數有所謂三分寸九分寸二十七分寸八十一分寸者以三乘之也如三分寸則以一寸三分之推而至于八十一分寸亦然矣有所謂五分寸十分十五分寸二十分寸七十五分寸者以五乘之也如五分寸則以一寸五分之推而至于七十五分寸亦然矣今言十分寸則以一寸十分之也然十分寸之一謂之枚則枚一分矣枚如條枚之枚自本上生者為枚自枚上生者為條枚為大條為小故數物以枚數事以條以一物而衆事附焉故也蓋以部為大故以部之分而謂之枚以一部而衆弓附焉故也部尊一枚者蓋斗高一分也弓鑿廣四枚者鑿孔大四分也鑿上二枚者鑿孔之上無所受故二分也鑿下

四枚者鑿孔之下有受故四分也兩四一二則部厚一寸矣鑿深一寸有半者部廣六寸鑿深二寸有半則對五寸矣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以其弓之入于鑿者曲二分則直而近下者深二枚也鑿深二枚者言鑿端之一分取其狹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庇方二反

車有小大故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蓋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以弓長六尺而倍之加部廣之六寸是為丈二尺六寸然弓有宇曲之減則其長可以覆軹而已不及幹焉故弓六尺謂之庇軹軹轂末也若夫軫之廣則小於輪而弓之降殺亦以

一尺為差故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也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蚤音爪

葢弓之制短者近部平長者為宇曲三分弓長而揉其一則六尺之弓揉而為宇曲者二尺矣三分弓長以其一為之尊則六尺之弓尊而近部平者亦二尺矣弓近部平謂之股猶輻近轂之為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為蚤也股欲麄蚤欲細故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葢以弓鑿之廣四枚方員之而為股圍則一寸六分也去股圍之一而為蚤圍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矣尊高也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為高矣故曰以其一為之尊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葢已崇則難為門也葢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葢崇十尺良葢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卑音婢霤力又反殷音隱

上欲尊者上近部平之處也宇欲卑者下為宇曲之處也言上則知宇曲之為下言宇則知上之為弓部上高則其勢仰而隆宇卑則其勢俯而下此其所以吐水疾而其霤及于遠㪚易以坎為弓輪者葢弓以吐水言其流而不積也葢崇十尺多乎十尺則為太崇而於門難為容寡乎十尺則為太卑而于目有所蔽人長八尺則葢崇十尺乃其中制也故曰葢已崇則難為門也葢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葢崇十尺古之為葢者必期于甚善弗冒者弗以衣獶之也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也弗冒以衣弗繫以絲雖中畝而馳宜

隊而不隊則益弓所以入于部者固而不可搖故曰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稱去聲隧雖遂反較古學反轛音對

處車中以舁人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皆六尺有六寸故

曰三如一謂之三稱車輿廣狹其實一也輿者車之始車者輿之成不曰輿廣而曰車廣則言其成而已因輿以為深淺者隧也所憑撫以為禮而式之者軾也車有六等兼三才而兩之以效于此者較也方而不運物得分焉者軫也轛有軹不入于軾而宜只者軹也乘者君子而對乘者轛也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者隧四尺四寸也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者式深四寸三分寸之二也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者以車之廣而半取之則軾崇三尺三寸也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者隧之半則二尺二寸也六分其廣以其一為之軫圍者以車廣六分用其一則尺一寸也三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者以軫圍三分去其一則是七寸三分寸之一也三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者以式圍三分去其一則四寸九分寸之八也三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者以較圍三分去其一則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三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

者以軹圍三分去其一則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自隧以下鄭氏皆以為兵車之制兵車如此則乘車可知矣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丁仲反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規矩試陳則不可欺以曲直權衡誠設則不可欺以輕重與人之為車為圜必以規而自中于規為方必以矩而自中于矩立者其直中於繩衡者其平中於水直者直達而不屈如木生於地繼者胎合而不離如枝之附于幹也以人為之功而類于天性之自然非工之巧何以與此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 居如字舊音據

居其所而安者居也若倨則以其遇人而居不為變動也若琚則以其居佩之中無所移易也善居材者亦使之居其所而安無變動移易之弊則或大或小各適其宜也蓋用材有小大則其質有強弱善居材者取大小強弱得其正而已故大與小無并并謂偏邪相就也蓋大強而小弱以大而倚小是大與小相并也小者弱而其強不堪必為大者所挫而摧矣既催矣又從引而行之則小者絶而不屬是理之必至者也故曰引之則絶而已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棧士板反弇於驗反

棧車則巾車所謂士乘棧車是也飾車則巾車所謂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是也凡為車轂與

以革則載於中者固輓轂以革則運于旁者固有革則易以壞飾車有革以輓故欲侈言縱而向於外也棧車無革以為輓故欲弇言斂而向于内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輈張留反軓音犯

輈車轅也以人在右挾之能出圍而有所之則謂之轅以其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為病以覆為戒則謂之輈夫車之運雖在于輪輪之進實本于輈此先王所以設官以為輈而輈人之職所以立也輈有三度則

國田駑馬其輈之深淺各異數是也軸有三理則為媺為久為利其輪之用各有常而不可外是也國馬鄭氏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種馬駕王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馬高八尺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并輈深四尺有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矣田馬駕木路馬高七尺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加軫與轐五寸并輈深四尺則衡高七尺七寸也駑馬駕役車馬高六尺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并輈深三尺有三寸則衡高六尺七寸也此輈之有三度者也一者以為媺則軸之材欲其媺而無惡二者以為久則車之體欲其堅而可久三者以為利則軸之勢欲其利而易運此軸之有三理者也在軾前則為之凡者軓也御者所執以制馬而使齊者策也軿軓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故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因其材之所勝而用之謂之任任木者以其材之大小稱其任之輕重而已如任官焉各稱其才之長如任民焉各稱其力之所能不以大材當任之輕不以小材而當任之重各適其宜而已故輈人之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于度者則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持車正者也輈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有四尺四寸任正之圍取其十分之一則凡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矣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衡長六尺有六寸衡任之圍取其五分之一則凡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矣故曰衡任其度數如此則其材苟小焉則其力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軫間六尺有六寸軸圍五分而取其一則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當兔謂輈當伏兔者也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當兔之圍十分而取其一則尺有四寸五分寸之二而去其一則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也踵謂在後承軫者也於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而去其一則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

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孫音遜夫音符摯輊同覆音福易去聲阤音矢

凡輈之深或四尺或三尺有三寸或四尺有四寸必以火揉之使其勢曲直然後可以為深雖欲其曲而深然又不可過于曲若弧深則過于曲矣過于曲則易折非經久之道也故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如公孫碩膚之孫言審曲而順理也苟逆理而不孫非特難揉亦易傷折矣此揉輈所以先於孫歟大車之轅摯者大車牛車也摯言其至謂其勢直而下至也蓋轅雖不過於弧深然亦不可失之于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上阪地為難其傾覆且易矣此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深故曰唯轅直且無橈也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者軒言其高而上干摯言其俯而下至既節軒摯之任則高下適中而無上干下

至之思矣六月之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以其適軒輕之中此戎車所以安也夫大車于平地雖能節其軒輕之任若其登阪阤之地牛不退而偪伏其轅則轅必重而縊繫其牛頸此亦其轅直無橈之故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援音袁邸丁禮反緧音秋故書作鰍與緧同

凡登阤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為多故謂之倍任夫登阤雖倍任然力之强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摩其車之邸則車或進而緧絆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橈之故也由此觀之則轅雖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頎苦狠反典音殄

頎如頎人其頎之頎言其長也典如六典之典言其有常也欲頎典言欲其長而有常也葢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過乎此則其長為有餘而贅不及乎此則其長為不足而虧有餘而贅不足而虧非法度之常也故欲頎典而已輈深則折淺則負者深則所謂弧深也揉之太深而傷其力故不進而易折淺則所謂直而無橈也揉之或淺則馬引之而難進故倍任而如負輈注則利準者葢輈所以駕馬其引而進也若水之注然無凝滯之患者以其行則利而載則準故也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此所以能長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注則利準之效其登阤與其下阤也不伏其轅不緧其牛此輈之和也唯和則無折負進

若與馬謀退若與人謀在馬則無契需之病在人則無左楗社弊之患人與馬皆適此車之馳驅所以不危而安矣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此輈不和之效也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者輈欲如弓之形而不可以太深太深則折矣木之直理為經輈欲順木理而為之不可以斷絶逆理而不經斯絶矣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馬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楗音倦契苦結反需如字一讀為懦灂子肖反

馬所以駕車車之進則以馬行為主故進則與馬謀人所以馭馬車之退則以人馭為主故退則與人謀

謀者指事而圖之也進與馬謀則得之于此而應之于彼也退與人謀則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矣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木路凡車之任重致遠者皆馬之力也故進則欲其與馬謀大僕馭玉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田僕馭木路凡車之疾徐進退惟人之馭也故退則欲其與人謀叔于田之詩有言兩驂如舞兩驂如手以言馬之節適也有言兩服齊首以言馬之整序也如是則輈之和而進與馬謀可知矣叔于田之詩言執轡如組以言其馭之巧駟鐵之詩曰六轡在手以言其馭之良也如是則輈之和而退與人謀可知矣終日馳騁而左不楗者言輈之和則尊者在左而無蹇倦之病也行數千里而馬不契需者合而相倚曰契緩而不進曰需言輈之和則馬雖行數千里之遠而无契需之患也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車行而無摇動之勞則馭者衣衽亦無傷敝之害也凡此數者

自非輈之和孰能致是哉然則為輈者既有淺深之數與其高下之度而又五桼以致文飾環灂以受霜露故以之鳴和鸞而不失相應之節以之逐水曲而不失周旋之儀舞交衢則馭者以之良過軍表則射者以之善此亦惟輈之和也輈和則馬之行也易為力莫不勇于進而无疲倦之患故能勸登馬力也馬力既竭謂馬行而已止也馬行已止而无所用力輈猶能一進而取道豈非輈之利而能然歟良輈環灂者詩曰五桼良輈益輈之上為之纏固其桼有五被之以筋膠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灂也自伏兎至軓益如式深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兎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以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灂之所至者丈有三尺三寸其不至者唯七寸而已則輈無傷齒之敝而其文飾常存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乎故輈中有灂謂之國輈國輈猶言國工也指其人之巧而言之有以益一國馬則謂之國工指其器

之良而言之有以蓋一國馬則謂之國輈矣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軫輿後横木旗斿之所參也夫軫之方以象地方地事也方而不運故物參焉蓋合二十八弓周圜以為圓也天有二十八星環列乎四方故蓋以二十八弓象星之周圜乎天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圓軫在下以承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其德之高明足以配天其德之博厚足以配地故

蓋軫之所象者如此蓋之圜以位乎上軫之方以位乎下聖人乘焉以位乎其中則三才之道備矣夫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蓋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者天之道也聖人之道亦不外乎是故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相推以生明而其運未始有窮常以三十日而合宿輻之實輪其運轉亦未始有窮其數亦不過乎三十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故輪輻之所象如此也天之所恃以垂象者星也蓋之所恃以庇下者弓也二十八星環列乎天之四方蓋之圜以象天故以二十八弓謂之庇軫蓋之有弓闔闢有節猶天之列宿隱見有時焉此蓋弓二十有八所以象星也然則聖人取象于天地日月星辰以寓于車輿之間豈徒為觀美而已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故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以象蒼龍之星蒼龍東方之星也其屬有尾尾有九星故龍旂則九斿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以象鶉火之星也鶉

火南方之星其屬有七星故鳥隼則七斿熊虎為旗師都軍吏之所建以象白虎之星也白虎西方之星其屬有參參有六星故熊旗六斿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以象玄武之星也玄武北方之星其屬有營室營室與東壁連體而有四星故龜蛇四斿弧旌所以張縿之幅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又為之枉矢以象弧星之有矢也夫星者天之象天之垂象以見吉凶使人視而從之先王之建旗亦使各率其所屬使其屬視而從之此自龍旂而下所以皆取象于星也夫登三辰于旗所以昭其明惟王之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王建日月之常而其實則象星焉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齊才細反

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氏也金一也以為器則不一工之為器各有能焉為削者不可使為殺矢為鑒燧者不可使為鍾鼎為大刃者不可使為斧斤因能而用隨器而使此攻金之工所以有六也凡以金為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耎金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耎而濟堅剛則其為器也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為色不滯然所用之錫各隨其宜而有多寡之不同此所以有上齊下齊之異也

多錫為下齊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為多矣故曰執下齊少錫為上齊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為少矣故曰執上齊以削為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刃鑒燧之屬皆下齊也以戈戟為上齊而言冶氏執之則鍾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而其它可知矣鳧氏為聲則鍾鎛之屬是也桃氏為量則斗斛之屬是也段氏為鎛器則錢鎛之屬是也桃氏為刃則刀劍之屬是也金有六齊則鍾鼎一也斧斤二也戈戟三也大刃四也削殺矢五也鑒燧六也用錫以和金有多寡之異故其齊有六鍾以擊鼎以烹則用錫為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于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謂上齊者也大刃則戚揚之屬其刃為加大施之斬斫則防其易虧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晝刀也殺矢用諸近射田

獵也削以刻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忍不脆其用錫又宜多于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鑒燧以取水火于日月或用之以照以明白為上故用錫為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皆為下齊者也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築之字從竹從巩從木巩木竹有節也削以裁書而治之方如二巩木而竹且有節焉故為削者名官曰築氏長尺博寸此為削制也十寸為尺十分為寸削之制過乎尺則為太長不及乎尺則為太短過乎寸則為太博不及乎寸則為太狹則長尺博寸者于用為宜矣必取乎土之成數則取其若土之能自成然後能成物也益為削者鍊治其金使至于精又和之以錫而使之以堅忍得所是其有以自成也然後用之以

以裁書是因其自成然後有以成物也則古之為器者豈徒以適用而已不說之法固寓乎其中然以長尺而累之則合六削適六尺矣故環而圍之其勢圜而足以成規夫規者正圜之器成規則不期于圜而其圜自中于規矣豈俟乎正之而後圜哉長尺博寸既有取乎土數之成合六成規又有取乎地數之中惟成為能无虧惟中為能有常而无虧者削之體也中而有常者削之用也葢書所以著古昔之惛惛傳千里之忞忞以傳之當年則為不刊之典以施之後世則為不朽之法而削所以裁制其書者亦豈可苟哉則其體長尺而博寸其用合六而成規是所以稱其書也欲新而無窮者葢制于形者久而必舊欲其日新其可得乎麗于數者久而必壞欲其無窮其可得乎削制于形而麗于數亦欲其新而無窮而已豈能必其新新而無窮哉庖丁之解牛十有九年可謂久矣其刃若新發于硎亦欲新無窮之意也然欲新而

無窮亦可久而已非若道之能久也唯其形久而必舊故不能無削惟其數久而必壞故不能無盡然敝盡者亦其鋝鋌之適于用者然也若其脊刃亦未嘗有虧缺之疵豈非無惡之謂歟凡此皆材美工巧之效也所謂魯之削不過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徒頂反垸音丸

傳曰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蓋金以陰凝冶以陽釋之使惟我所為以成物者也為戈戟必鎔金而為之故名官以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者先儒謂似補脫誤在此蓋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殺矢之齊冶氏執上齊而此言冶氏為殺矢殺矢與戈戟異齊豈同工乎則冶氏為戈戟非殺矢明矣殺矢乃司弓矢所謂近射田獵者是也以其中之則死故謂之殺矢必其刃之長則其中入不淺故

刃長寸圍寸鋌謂箭足入稾中者也鋌十之則其入稾中者凡一尺矢人所謂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亦言稾中之鐵鋌七分殺一以前也重三垸先儒謂垸量名也且為矢宜在矢人之職則為矢固非冶氏矣今矢人有所謂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二垸其文與此同差三為二必其脫誤在此無疑

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决長内則折前短内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句古侯反鋝色劣反中丁仲反刺七賜反

戈戟皆刺兵戈二刃戟三刃則戈為小戟為大故戈之字從戈則言其為取小也戟之字從乾言其為兵

之健也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胡謂矛之旁出者也援謂直刃也戈廣二寸者總其内援與胡而言之皆徑二寸也内倍之則其長四寸胡三之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此指其胡而言之也戈之句主于胡故胡之曲直鋒本必横而取圜于磬折已倨謂胡過于直也已句謂胡過于曲也過於直則可以剌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過于曲則可以鉤人而已以之啄人則不決也故曰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内者謂胡以内過長也短内謂胡以内過短也胡以内過長則援短援短則曲于磬折引之則與胡並鉤故折前胡以内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于磬折引之則不能速及故不疾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胡之表裏皆博則廣其本以便用也葢戈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表裏則宜豊于二寸以其所用以鉤者主于胡故也重三鋝先儒謂鋝為鍰與吕刑所謂其罰百鍰二百鍰之

鍭同也鋝重六兩大半兩三鋝則凡一斤四兩也戟亦戈類然戟有三鋒則其廣宜少殺于戈然後便于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有半寸戟之長亦尺有二寸胡之長亦六寸特其胡內之接柲有獨長于戈之內半寸而已故內三之則凡長四寸有半寸矣援五之則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內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而已倨句中矩亦指其胡而言之也矩方而其形磬折則戟兩旁之胡其曲直鋒本有半寸其金增於戈焉

桃氏為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劒之字從刃從僉鍛者斂其刃焉服者又從斂而不用與武欲止戈弓象弛弓之形同意惟先王之為劒

欲其斂而不用故為劍之工名官謂之桃氏以桃能辟除不祥而劍亦以止暴惡故也臘劍刃也劍刃謂之臘者與月在丑謂之臘同亦欲斂而不用之意也葢凡物以陰腐月在丑則陽固而不散故物在臘則不腐先王之為劍所以禦暴惡而劍之所以利用者在乎刃則劍刃謂之臘者豈非有斂而不用之意歟臘廣二寸有半寸謂兩刃各徑二寸半也兩從半之謂劍脊中髙兩殺而起鍔也以其獵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者劍夾中人所握者謂之莖其圍二寸有半其長則五寸也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卻稍大之於操執則易制也三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於二寸有半寸去其一分則首圍凡一寸三分寸之二也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

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説劍則所謂上士中士下士皆勇力之士而能用五兵者也夫士事人也事事也能用五兵則亦事事以事人而已故與志於道者同謂之士雖可謂之士然非士之善者也故老子曰善為士者不武夫士有長短則力有强弱則凡服劍者亦各隨其人之材力故劍長而重者則上士服之劍短而輕者則下士服之至中於此而為中制則中士服之夫劍莖五寸身長五其莖長則凡三尺矣壹鋝六兩大半兩重九鋝則凡三斤十二兩矣此謂之上制惟士之長而能任重可服焉故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則凡二尺五寸也重七鋝則凡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矣此謂之中制故中

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則凡二尺也重五鋝則凡一斤一兩三分兩之一矣此謂之下制惟士之短而能任輕者可服焉故下士服之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則制者法之用也先王因其人之長短强弱而所佩之劒各有度數存焉則法之用有不同矣此所以有上制中制下制之異也非特乎此也至于為弓亦然故弓人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由此觀之則古之為弓為劒者皆各稱其人之材力而已此勇力之所以能精其技而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

周禮詳解卷三十六